

致1999年的自己 含“沪”量高的生活协奏曲



乍看《致1999年的自己》，简直活脱脱的沪版《小巷人家》，只不过棉纺厂换成了九厂，两家好邻居换成了四闺蜜及其家人朋友，年代背景也略晚些。当然，还有林栋哲（《小巷人家》）拼命要考上的重点中学是一中，而毛头（《致1999年的自己》）立志考进去的好学校叫二中——剧中的普杨二中，估计对标的是上海市普陀区的曹杨二中。另外，从室内外的各处场景到方言台词，《致1999年的自己》的含“沪”量比《小巷人家》的含“苏”“粤”量还要高。

少年的友谊与成长的阵痛

《致1999年的自己》在15岁的小姑娘钱佳玥收到普杨二中录取通知书的惊喜尖叫声中拉开帷幕，围绕她对邻居肖涵哥哥的青涩暗恋，以她从长发到短发的外形变化配合相应的主题曲，讲述一群少男少女的纯洁友谊与成长阵痛故事。

少年人物也各具特色、形象鲜明。比如毛头，老师眼里典型的后进生，生性顽劣，却幸运地享有一份不一样的父爱，并在朋友的帮助下发愤努力、成功逆袭；比如柳婉晴，身材微胖，乐观亲和，不管是乖乖女钱佳玥还是不羁的陈末，都能与之成为莫逆之交，她还在给美国少年丹尼尔一行人做导游的过程中找回了自信、闪闪发光；而肖涵，虽然在英雄父亲的影响下一直“咬紧牙关”做优等生，但也完成了从不敢打架到主动出拳的改变，从抗拒母亲再嫁转为支持母亲争取幸福的成长。

“协奏”有余而“严酷”不足

少年的成长固然喜人，但《致1999年的自己》最吸引人的恐怕还是中年人的戏份——返城知青、下岗女工、英雄遗孀，围绕中年女主们这几个身份关键词的，是努力再就业，是一地鸡毛的生活，是乐观拾起的“小确幸”，是她们都喜欢的那句歌词——“大不了从头再来”！

作为年代剧，剧中描摹的中年况味又年代感十足——秀娥的闺蜜爱萍和阿佩下岗后自强不息，一个开馄饨店，一个打两份工，努力活着，并活出了人生应有的自信与倔强。其中，最感人也最亮眼堪称“剧核”的桥段莫过于“旗袍三美”考空嫂了——处于人生低谷的她们不抱怨、不萎靡、不自暴自弃，积极响应政府的“4050工程”号召，在街道的帮助和家人的支持下勇考空嫂。可喜的是，编导也没有“浪漫主义”地安排让她们考上，而是以惜败的结果补足了真实感。

客观而言，该剧“协奏”有余，而对生活真实的“严酷”欠奉，但在“春节档”播出却是妥妥的暖心之作，并无太多违和感。

细节的丰满与方言的意蕴

如果说，《致1999年的自己》以少年、中年两条线索的交叉融合，成功地立起剧集的骨架，那么诸多细腻动人的细节就构成了该剧的丰满血肉。阿佩要考空嫂，阿贵悄悄替妻子加固旗袍针脚以免她出洋相，妥妥的“海派好老公”。而最耐人咀嚼的，也许是陈家两代母女关系掰开揉碎的细细铺陈——观念老派不愿做外婆只愿做“婆婆”的廖主席在佳玥顶撞妈妈后，会悄悄告诉孩子“你可以怪妈妈这个那个，但不能怪妈妈不爱你，因为这不合事实”；而脑门儿上似乎贴着爱虚荣、抠门、计较等标签的秀娥，在母亲确诊老年痴呆后，却做起了“儿子给妈妈请的住家阿姨”——“白加黑”、“五加二”、春夏秋冬、年复一年，毫不计较、从不抱怨。

值得一提的是，《致1999年的自己》的台词会时不时穿插些方言词汇，比如口述是“差头”“结棍”，字幕却配以“出租车”“厉害”，既提高了含“沪”量，又照顾了不同地域的观众，这种做法值得点赞。而作为重点场景出现的外滩、东方明珠等也是该剧含“沪”量高的强力证明。生活剧中对地域和方言的强调，或可视为一种创作者的文化自觉，既增加了故事的真实感、氛围感，也让地域文化得以展现。

来源:北京青年报

北京人艺《哗变》 将拍摄高清戏剧电影



法庭质询开始，全场凝神屏息，高密度、快节奏的台词推动剧情一路纠结、探寻、反转，爆发巨大能量。本周二起，北京人艺经典话剧《哗变》回归上演，吸引了众多观众。北京人艺院长冯远征透露，《哗变》等剧目将拍摄高清戏剧电影，通过银幕与更多观众见面。

舞台上 高强度台词输出酣畅淋漓

《哗变》是北京人艺当之无愧的经典之作，由美国导演查尔顿·赫斯顿执导，任宝贤、朱旭等艺术家首演于1988年，被称为“话剧界的话剧”典范。2006年，重排版《哗变》由任鸣担纲导演，冯远征、吴刚、王刚、王雷等中青年演员接过接力棒，并一直上演至今。没有任何场景变化，没有复杂的调度，整个舞台还原出逼真的军事法庭现场，演绎着被告、原告、检察官、辩护律师、证人间言辞犀利、逻辑缜密的辩论，揭露出一场深刻的人性博弈。尽管《哗变》剧本是外国作品，但充满中式表达的演绎，使这部作品成为北京人艺艺术风格的代表作之一。导演任鸣曾多次表示：“《哗变》让我知道了什么是正宗的话剧。”

1988年和2024年，《哗变》时隔36年两度赴上海演出，均大获成功。“演员一上来就坐在那儿说，而且能说得详细、说得抓人，同时靠说就把角色塑造出来。”在剧中饰演魁格的冯远征能感受到，虽然这种表演方式对上海的年轻观众而言有些特别，但在演员的带动下，《哗变》很快便牵引着所有人步入酣畅淋漓的法庭对决。

“当年，赫斯顿导演要用秒表来掐每一句台词。”谈起当年的排演经历，冯远征印象深刻。《哗变》的逻辑性极强，节奏环环相扣，一步错便步步错。19年演下来，王雷把玛瑞克的台词记得烂熟于胸，甚至是到了“晚上睡觉叫起来都能说词儿”的程度。王雷说，《哗变》每次开演前，自己仍有一种紧张与期待交织的兴奋，“我相信大家都得在心里默几遍台词。”冯远征把《哗变》总结为一场“坐着把戏演好”的挑战，“尤其是不少新加入剧组的年轻演员，他们会在舞台上看到、学到什么是人艺式表演。”不管是舞台中央正在进行“激战”的陈述者，还是坐在后面的一众陪审团，每一个人都在通过不同的反应共同推动情节的发展变化。

舞台外 拍摄戏剧电影触及更多观众

“从前几年开始，我们这些老演员就在提醒年轻人，别因为演习惯了就失去了表演最基本的要素。”冯远征举例，比如吴刚就常常提醒年轻人，注意台上真听真看真感受。除了重视年轻演员的表现，吴刚对自己同样要求严格，他饰演的格林渥作为整部戏节奏的把控者，对演员的考验极高，而他始终在追求“每天和每天都不一样，每一次都有提高”。众所周知，《哗变》剧组众星云集，演员之间关系也很亲密，但当主演们被问及排练时有什么趣事时，大家总会严肃地表示：“这个过程没办法有趣，我们的创作只会更严格。”

在北京人艺，《哗变》传承相继。作为从老一辈手中接过经典之作的晚辈，冯远征深知，他们这一代也总是免不了被比较、被评论。对此，他很淡定：“前辈是高山，我们在仰止，就像老《茶馆》也经常被拿来对比，前辈是创始人，我们只能不断地去靠近。”

如今，年轻演员正在快速走向人艺的舞台中央。冯远征透露，或许在今年，新版《哗变》的排演计划将提上日程。同时，《哗变》等剧目将以高清戏剧电影的形式亮相银幕，部分已取得放映许可证，预计年内可与观众见面。

“我们想把经典作品留下来，作为今后复排的参考和示范，同时助力中国戏剧电影的发展。”冯远征表示，在拍摄手法上，以台词和表演取胜的《哗变》不太适用过多的先进技术或手法，镜头的推拉摇移也许更能让观众看清楚这部作品。此外，戏剧电影的形式能让作品延伸至巡演不能抵达的范围，让话剧经典的魅力触及更多人群。

据悉，《哗变》本轮演出将持续至2月24日。

来源:北京日报